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明罰

雷電有震曜之象秋冬行肅殺之令王者法之以制刑典其來尚矣故士師用弼於五教犯雖小而必刑王制具列於四誅害為大而無赦蓋聖人躬明哲之性通天地之心佐德以威順時行罰威克厥愛而事允濟罰當

其罪而衆知勸大則殛竄殊死非所以為重也小則鞭扑入贖非所以為輕也然而閱罪簡孚有司之詳慎好生宥過王者之寛恕不及於嗣刑期無刑隨世損益厥有論要呂刑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其是之謂乎

舜流共工於幽州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放驩兜於崇山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殛鯀於羽山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四罪而天下咸服

周武王既伐紂乃殺惡來惡來紂臣善讒毀諸侯

漢高祖嘗為項羽將丁公逐窘丁公名固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世之為人臣者無傚丁公也

文帝十六年東莞侯劉吉坐事國人過員免事見後使之員數也

景帝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紀通子也子恢說不孝

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 恢說有私怨于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 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 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坐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 論恢說及妻子如法

武帝元封六年黎侯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待發馬給軍匿不出也

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 臣欽若等曰姓公孫 倚舊故乘高埶而為邪 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為舊故 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 戍邊卒糧乏不能為方計以益之也 貨賂上流 丞相貪冒

受賄於下故使衆庶貨賂上流執事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革改也迺以邊為援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以行恩施為己名援也或曰以胡為援也使內郡自省作車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而令內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切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自轉穀於邊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重謂懷孕者言轉運之勞畜産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

昭帝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太常及廟令

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常轑陽侯德免為庶人

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校尉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

其短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禄勲周堪光禄大

夫張猛帝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禄

勲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

司隷校尉不順四時脩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

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内省諸己省察也而反怨堪猛

以求報舉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毁

譽恣意不顧前言前言謂稱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

也朕憐豈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

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長信中太僕石顯舊惡及其

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

病死先是元帝時顯為中書令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

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至是免官及諸所交結以顯

為官皆廢

永始二年十二月詔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

為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初將作大匠解萬年與闗內侯陳湯上封事起昌陵具後卒不就

哀帝建平二年秋八月詔曰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過誤也冀為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悖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罪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令皆復故也非赦令也猶言自非赦令耳也語終辭也而

讀者不曉輒改也為他字失本文也賀良等反道惑衆下有司皆伏辜

平帝即位以冷褒段猶等哀帝時定議尊定陶傅太后為太皇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議入孝元皇帝貶褒猶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又有司奏方陽侯孫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奸謀罪及主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

後漢明帝時何湯為郎中守開陽門候帝微行夜還湯

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詔諸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北鄉侯初即位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惲周廣乳母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惲廣下獄死寶自殺聖徙鴈門

順帝為太子江京樊豐共搆陷廢為濟陰王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迎立之閻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宫尚書郭鎮與交鋒刃遂斬顯弟衛尉景遣使者入省奪得

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

永建元年虞詡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繫拘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

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

空陶敦

桓帝延熹二年梁冀以罪自殺其他所連及公卿列校

剌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

朝廷為之空虛

獻帝誅諸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臺崇討有罪也

魏齊王芳嘉平中夏侯玄與李豐張緝蘇鑠劉賢樂敦同

謀害司馬景王景王聞其謀先召李豐殺之事下有司

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居列侯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宗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條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李豐子韜尚公主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

晉武帝時石鑒轉尚書時秦涼為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虚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虚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兾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

令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
穆帝升平二年佽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之二百使
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李栗為左將軍性簡慢矜寵不率
禮度每在帝前舒放倨傲帝積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
始厲制勒羣下盡卑遜之禮自栗始也
天賜六年秋七月慕容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
誅死者三百餘人

太武太平真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後期斬于都南

八年六月西征諸將軍扶風公處貞等八將坐盜沒軍資所在虜掠贓各千萬詔並斬之

封磨奴渤海人被刑為官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緣事浩之故

文成興安三年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

十二月誅河間鄚氏為賊盜者男生十五以下為生口

班賜從官各有差
孝文延興四年十二月詔西征吐谷渾兵在句律城初
叛軍者斬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鎮斬者千餘人
城陽王鸞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利敗退而
還時孝文幸瑕丘鸞請罪行宮孝文引見鸞等責之曰
卿等摠率戎徒義因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
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
今赦卿等死罪城陽降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

行必載廟社之神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懲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之前以彰厥咎

李洪之為秦益二州刺史洪之素非廉靖毎多受納時孝文始建禄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鏁洪之赴京孝文臨太華庭集羣臣有司奏洪之受贓狼籍又以酷暴孝文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

宣武時高聰為散騎常侍兼護軍藉貴因擢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面陳聰罪帝乃出聰為

平北將軍孝明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
孝莊建義三年四月爾朱天光討醜奴蕭寶寅於安定
破禽之送於京師醜奴斬於東市寶寅死於駝牛渚
後周閔帝元年二月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曰
朕聞文考昔與羣公洎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
始終二十三載迭相輔弼上下無怨是以羣公等用升
余於天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與羣公同姓者
如兄弟同於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朕

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悅于朕與侯幾通此奴興王龍仁子孫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為開府守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興言及此心焉如痗音妹病也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為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與龍仁罪止一家衍止一房餘皆不問

武帝建德六年伐齊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責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走鄴攜妾棄母是不孝外

為偽主戮力內實通啓於朕是不忠送欵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懐不死何待遂斬之

隋高祖開皇九年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嵯王儀御史中丞沈觀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投之邊裔

沈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嘗在江陵禎明中與蕭憲蕭嚴叛隋歸陳後主擢為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材辨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於建康

王誼為郢國公以忠禮稍薄頗懷怨望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誡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

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

煬帝大業元年八月并州總管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三年正月癸亥詔并州逆黨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即宜斬決

九年斛斯政奔高麗十年帝親征高麗高麗囚送政帝

大悦八月班師十月帝還京師十一月支解政於金光門外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高祖見奴賊帥張貴數之曰汝之為賊事絶人理不可忍言至乃對人父婿辱其妻女古來羣盜未有如斯之酷為人若此何可久全左右摽而腰斬之

三年太宗破王行本面縛請降引見於華陰高祖恐其亡逃慰勉之還令入城高祖尋至蒲州數之曰汝請援

建德求助武周彌歷多時竟無至者知窮食盡方始出降遂使城内官民久罹荼毒若不戮汝何謝寃魂於是斬之籍沒其妻子

太宗貞觀二年六月下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絶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緜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

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藩寮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兼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夷用明逆順之理以奬君臣之義可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初宇文化及得志大見親委及王世充敗以彭城歸國高祖方以綏懷為務不之罪也初

换滁州摠管太宗甞從容謂侍臣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虔通煬帝故人也而親為亂首朕方崇教義何得忘之後數日而發詔虔通平常時每云身除隋室以啓大唐自以為功頗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而死

七月戊申詔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髙元禮並於隋代俱蒙任使乃恊契宇文化及構成弑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嶺表

七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

虔通孟景元禮楊覽唐奉義牛方裕元敏薛良馬舉元武達李孝本李孝質張愷許弘仁令狐行達席德方李覆等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恩結一代任重一時乃包藏凶慝罔思忠義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閻趙釁深梟獍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從重典以厲臣節其子及孫并宜禁錮勿令齒叙化及為魁首又竊名號一門之内凶惡尤甚但其兄士及不預逆謀雖云昆季僅免誅戮自委質皇朝勲庸克著彰

善癉惡抑有舊章士及一房不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
十九年十一月庚辰帝征遼迴次易州界司馬陳元璹
令百姓種蔬坑上而燬火煦之欲其速生以擬供進太
宗聞之責其謟媚詔免官
高宗永徽四年正月丙子司徒荆王元景司空吳王恪
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房遺愛寧州刺史駙馬都尉薛萬
徹嵐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武謀反二月乙酉遺愛萬徹令

武并斬元景及恪遺愛妻高陽公主令武妻巴陵公主并賜死帝引遺愛謂曰與卿親故何恨遂欲謀反遺愛曰臣包藏姦慝誠合誅夷但臣告吳王恪冀以贖罪竊見貞觀中紇干承基游文芝并與侯君集劉蘭同謀不軌於後承基告君集文芝告劉蘭並全首領更加官爵帝曰卿承藉緒餘身尚公主豈比承基等且告吳王反事無乃晩乎遺愛遂伏罪

龍朔三年四月壬辰右史董思恭以知考功貢舉事預

賣筞問受贓帝令於朝堂斬之百僚畢集帝使謂之曰古者帝王皆不獨理藉股肱舟楫共安百姓今委寄公等本望副朕心董思恭賣筞問取錢物恣己搜獲亂我憲章蠹害特甚事須以殺止殺懲警後來公等宜看決思恭與衆共棄使語思恭曰汝是百代寒微未及倫伍只如右史簡英俊爲之爲汝薄解文章所以不次擢授計應少自勉厲深荷恩榮遂敢狠藉取錢自觸刑網汝須拊心服死爲天下鑒誡思恭臨刑告變免死長流嶺

表

咸亨二年婺州司馬秦懷恪坐贓特令朝堂斬之仍集百寮及朝集使宣勅謂之曰王者統天理物莫不先安百姓百姓安者止在庶寮朕所以每精簡岳牧及諸州上佐自非至誠清白景行循良者不輒畀此職庶其各申智效以裨政道秦懷恪法司抵罪但合處流朕以刑政之典須越常憲豈不知哀敬折獄情恤哀矜但以殺止惡義在懲肅又以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對公等加

其顯戮但法者國之權衡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也罪惡難容者雖小必刑情狀可原者雖大必宥此乃彛典非故濫誅公等諸人當識朕意足為殷鑒各宜勉之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國之大綱惟刑與政刑之不中政乃必虧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等庸流淺識姦吏險夫以酷暴為能官以凶殘為奉法往從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

其數甚多寃濫之聲盈於海内朕惟新布澤恩被人羣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五人積惡成釁并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光業所有官爵並宜追奪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鄉里埋瘞還其官廕劉景陽身雖見在情不可矜特以會恩免其嚴罰宜從貶降以釋寃情

是月又制酷吏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

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等雖已身死并

遣除名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以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

祖雍並交通凶逆徙於嶺表

景雲元年九月制曰潞州刺史趙彥昭交結回邪諂附

凶孽輿金輦貨冒寵祈榮可貶歸州刺史先是巫媪趙氏

昵於常庶人得封爲隴西夫人與彥昭隣居因附焉及

趙氏誅自其家獲彥昭納賄賂故貶官

玄宗平章庶人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諂事逆徒貶授

濠州司馬員外郎

先天二年九月壬戌貶特進李嶠之子太子率更令暢為虔州刺史嶠隨暢之任勑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為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致仕李嶠往緣宗常弒逆襲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妄有窺覦不知逆順伏陳詭計朕親覽之以其早負詞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將掩其惡今忠邪既辨與物惟新賞罰儻乖下民安勸雖經

赦典猶宜放斥於其老疾俾遂餘生聽隨子暢赴任

十月癸卯帝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戈鋋金甲照曜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帝親擐戎服持沉香大鎗立於陣前威振宇宙長安士庶奔走縱觀填塞道路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相劉幽求張說跪馬前諫曰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望寬宥以從人望

帝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部事唐紹以董軍儀有失坐於纛下斬之

開元三年正月以鄭王府長史崔恪與昆弟不睦冀州刺史平嗣先久闕温清之禮并解見任

二月戊子勅曰涪州刺史周利貞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張利貞大理評事張思敬大理評事王承本京兆府華元令劉暉貝州鄃縣令楊允陳州太康令康璋侍御史封詢行及判官張芝衛遂之公孫琰申州司馬鍾

思廉等十三人皆為酷吏比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等事
跡稍輕並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三月丙午鄜州刺史左感意坐贓杖殺勑曰好生之德
雖叶於天意止殺之義用勸於生靈止者因而不犯殺
者豈以為暴前鄜州刺史左感意頃居塞上拔自行間
薄效未輸率情狂鄙輕侮彝憲侵擾公私贓數既多割
剥滋甚曾飢狼之不若固害馬之宜除比令按問咸自
承伏且緣邉人徭役辛苦朕嘗思惠養特所哀憐寧有

作牧宣條恣行非法儻不悛于常典何以塞彼深愆宜其處置以謝百姓

四年正月癸未皇后妹婿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婿楊仙玉於里巷間毆擊御史大夫李傑初昕以細故與傑不恊自負懿戚遂肆其豪縱辱之即日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凌誠為辱國帝大怒令於朝堂斬昕等左散騎常侍馬懐素以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諫乃下詔曰夫為令者自近而及遠刑罰

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昕楊仙玉等憑恃戚屬恣行兇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令斬决今羣官等累陳表䟽故有誠請以陽和之節用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深懇朕志雖從諫情亦惜法宜寛異門之罰從聽枯木之斃即宜决殺以謝百寮仍降勅書慰諭僎曰長孫昕等朕之密戚不能相遵以禮而使凌犯衣冠惟寘以極刑俾之謝罪卿志氣忠亮為國柱臣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充人介意

十年閏五月乙酉上封人蔣寵言事涉邪杖四十流于滕州勑曰朕以菲德恭承大寶執天下之政奉宗廟之靈于今十載矣何嘗不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夙夜憂勞無忘鑒寐永惟萬事之統恐累三光之明幸天地休和羣生樂業尚且内惟輔弼外咨牧宰徵諫納善舉才任賢佇求瘼以利人思進道以益化宇宙至大軍國事殷慮一物之失所當萬方之重責故設匭皷以通諫許士庶之盡言而政教未孚澆訛日甚獻言者苟求自達論

事者多涉於妄國子進士常州人蔣寵學不師古識未知今或離間君臣或非毀骨肉固是異端阿僻之說甚乖輸忠效直之意若寖以成風則姦險道長人而無禮法所宜誅朕志在好生情求進善恐來者未悟儻黙而不言思存大猷務設寛典宜決杖一頓移貫藤州為百姓自今已後貢舉及陳奏上封者必須景行循謹無使僥倖求名若制令有虧禮刑致紊失於政理責在朕躬則敬佇昌言法當無隱百辟兆庶識朕意焉

十一年帝謂宰臣曰昨聞萬年縣界崇仁坊有黄衣長上斫殺人不見州縣奏來是何道理時左金吾衛黄衣長上楊駱持刀入烏那昇家傷昇妻女僅而免死有司懼罪將掩之及是張説等且以實奏曰陛下至明無幽不燭臣等闇劣誠負聖朝帝曰事在有司非卿之過宜令京兆尹孟温即收駱集衆杖殺

十五年趙州平棘縣人趙乾祐獻書妄引經義論及休咎配流安南

是年尚書左丞相張說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以朋黨坐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十七年七月丁巳吏部侍郎崔㴾坐交游非道制曰朕聞四時之義信在不言三代之風德以歸厚道可先乎訓俗理必繇乎在位有犯無隱名教之攸先上和下睦憲章之惟舊其有辯言亂政實誠敗書偽行登朝深懲魯典朝請大夫守吏部侍郎上護軍崔㴾累踐清要誠宜至公承議郎守興州別駕麻察頻經貶逐理合遷善

乃交搆將相離間君臣作謟黷之笙簧是德義之蟊賊都水監丞齊數靈州都督府兵曹參軍郭稟等趨走末品姦譎在心左道與人横議於下並青蠅可鑒害馬難容或任高星象或名徽草芥上耻大夫之辱下羞徒隷之刑特解嚴誅宜從遠逐瀚可高州良德縣丞員外置長任察可潯州皇化縣尉員外置長任數宜量决一百長流崖州稟亦量决一百長流白州仍並差使馳驛領送雖萬方之過情切在予而四罪以閑刑其自爾且如

非賢勿理食禄憂政庶乎文武百辟忠公事主出惟長者之遊言必先王之道光昭雅訓可不務乎如或迹在不經思出其位雖輕勿赦抑有常法布之朝綱知朕意焉

二十年六月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盗用庫物左監門負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賜死于路

二十四年四月詔曰武温昚聚合姦黨託附權要妄搆

異端為其魁傑兼有私織合當極法宜重杖決一百河南府福昌縣主簿魏萱前睦州桐廬縣尉王延祐相為黨與朝夕談議旣涉非違宜各決一頓長流賓州
天寶二年正月貶吏部侍郎苗晉卿吏部侍郎宋遥時李林甫為尚書專在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宋遥主之選人旣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務求其寔是載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叅選晉卿與遥以倚初承恩欲悦附之考選人列等第凡六十四人癸甲乙丙

科爽在其首衆知爽不讀書論議紛然有蘇孝藴者嘗為范陽令前事安禄山具其事告之禄山恩寵特異謁見不常因而奏之𤣥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蕚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爽手執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曳白帝怒貶晉卿為安康郡太守遥為武當郡太守倚為淮陽郡太守勑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為戲笑考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右判拾遺孟正朝皆貶官

嶺外

五載十月河北道黜陟使以鄚郡鄚陽縣令楊懋等十五人清狀及善狀聞劍南道黜陟使以江油郡太守趙惀等六人贓狀聞初詔委周親舉守令及是考績乃下詔曰朕憂彼黎元寄之牧宰嘗慮授任非當撫字乖方頃所以設舉親之科廣得賢之路爰初詣闕亦既明試以言及乎從政必欲深考其實懸之賞罰要以始終近日分遣使臣因之巡察善惡之驗事既足明懲勸之端

言斯可復其楊懋等七人黜陟使並奏清狀宜與改轉其所舉主六品已下付所司准此處分五品已上各賜一上下考李連等八人既奏善狀除已改官者至選日各減三兩選仍稍優與處分一中上考趙憕等六人但犯贓私除已流貶者自餘並速准律科斷其舉主各量犯者罪狀輕重咸從貶黜仍宣示中外咸使知悉

六載二月丁酉嶺南五府經略採訪使彭果坐贓伏罪詔曰嶺南五府經略採訪使光禄少卿兼南海郡太守

攝御史中丞彭杲頃者擢以非次鎮彼方隅不能慎守名簡克副朝寄而乃貪惏匪極求欲無厭官吏恣其侵漁蒼生受其塗炭醜聲轉露穢迹彌彰及令推窮並自招伏計其贓數十萬有餘議以常科法當殊死但尚寬典免致嚴誅宜從杖罰俾徙荒徼即就大理寺門决六十除名長流溱溪郡仍即差使馳驛領送至彼捉搦勿許東西

十四載正月左降官澧陽郡長史吉溫坐非法伏罪詔

曰太中大夫澧陽長史員外置同正員吉温頃因任使輙肆威福行刻物之法人殆不堪奮自賢之心士無敢忤况徇私傾險公行毁譽飾偽言而售詐崇詭行以釣名離貳朝廷猜擕倫伍近皆發露薄從貶黜而作孽未弭隱慝更彰且縱姦非逼人子女復受賄賂莫懼彝章或侵漁田宅取納口馬尚恐誣謗當令按劾及尋枝葉咸悉根源人之無良乃至于此國有常憲合寘極刑時屬陽生特從寬議宜謫遐裔以戒庶寮可晉康郡端溪

縣尉員外置長任所在即馳驛發遣

十一月范陽節度安禄山反兵向闕是月斬其男太僕卿慶宗

肅宗幸靈武至安定郡初帝之北新平太守薛羽安定太守徐㲄皆棄郡走使人驚散左右勸帝斬之以勵天下帝斬之而後行

至德元載九月肅宗引潼關敗將王思禮吕崇賁李承光等於纛下將斬之文部尚書平章事房琯救之獨斬

承光餘并釋放

二載鳳翔張譔奴附子告譔與逆賊為細作三司推鞫虛妄乃下詔曰周以五榖聽訟漢以三章約法自下訟上敗俗亂常矯誣之詞妄稱不軌恣意之嫉圖有誅夷朕處分中書門下再令按問備玆閲實其妄告張譔奴附子宜付鳳翔郡集衆决殺

十月帝自鳳翔還京西京文武脅從官免冠徒跣朝堂謝罪收付大理京兆獄分繫之

十二月受賊偽官陳希烈達奚珣等二百餘人並繫楊國忠宅付三司推鞫丙戌東京脅從官免禁繫者數百人引于朝堂免冠徒跣號泣叩頭謝罪辛亥又遣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為三司詳理使是月三司所推受賊偽官陳希烈等定六等罪於尚書省集議皆以為極重刑之於市與衆棄之其次自盡及重杖一頓其次三等皆流貶壬申以歲除之日行刑於子城西南隅柳樹下集百寮觀焉自盡於大理寺決杖於京兆府門

詔曰人臣之節有死無二為國之體將而必誅况乎委質賊庭宴安逆命耽受寵禄淹延歲時不顧恩義助其効用此則可宥法將何施達奚珣等或受任台輔位極人臣或累葉寵榮姻聯戚里歷踐臺閣職通中外夫以犬馬微賤之畜猶知戀主龜蛇蠢動之類皆能報恩豈曰人臣曾無感激有靦面目事於寇讐亂臣賊子何以過也自逆賊作難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憤惋殺身殉國者不可勝數此等黔首獨背國恩豈可列在崇班

荷兹禄位不思君親之分唯與凶逆同心受任於梟獍之間諂謀於豺虺之輩静言思此情何可矜朕志在含弘法務寛貸然凶惡之類自招其咎人神所棄天地不容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狀仍有處分逹奚珣等一十八人並宜處斬陳希烈等七人並賜自盡前大理卿張均特宜免死長流合浦郡

代宗永泰元年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李鈞鈞弟京兆府法曹叅軍鍔並不守名教配鈞于施州鍔于辰州縱會

非常之赦不在免限鈞鍔温州人也天寶中州舉道舉咸赴京師既升第叅官遂割貫長安與鄉里絶凡二十餘載母死不舉温州別駕知州事嗣曹王臯具以事聞下憲司訊問鈞等具伏罪帝歎息久之曰三千之刑莫大于此合寘轘裂豈止謫竄焉

大歷二年正月逆賊周智光男元翰華州司馬元耀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其元翰邵賁處極刑要斬勑曰大逆不道抵夷狄之誅同惡相濟當

棄市之法以懲干紀式按彛章周元翰賊臣之子兇慝成性與父偕亂厥罪惟均邵貴敢有包藏恣其悖虐怙威滅義奪攘往來虔戮無辜罪浮于帥宜並處極法其周元耀蔣羅漢尹元經毛崇彬李尚林等共肆醜圖同惡相濟猶捨斧鑕俾全要領其劉憲周封崔勸等同附姦邪俱行扇惑以私情蠧國議法從寬周元清年在幼冲法當配沒並准法處分朕自臨萬國思措五刑不虞兇殘有此冒犯寘以明憲期於止殺凡百卿士知朕意

焉

四年正月辛卯詔曰恃衆專殺謂之亂常合旅併命謂之不道按以春秋重其責帥况自悖人理實生厲階合從棄市之論尚就議親之典夷州流人前賴州刺史李岵幸以宗屬列於藩任政之不脩亂是用長輕侮法令動揺軍州御史姚奭廵至所部其弟忝於佐理諸將素有猜嫌欲加之罪不可無狀遂言使者之來事在不測俾其完聚甲兵變更將守潛疏其意以搆禍萌而岵親

自黜竄詐云輿之遺墮以此疑衆因而合謀兄弟同誅宗黨咸淪胥而斃又陷數家勤兵抗威以拒所統人不堪命一方騷然頃發近臣審令按理醜圖既露姦狀甚明薄示戒懲已從流斥詢于羣議頗屈常典朕思以道德在宥天下庶使一代之人登于仁壽之域風俗猶薄政教不明致令長吏專此威暴無罪無辜横分身首冤氣憏結有傷元和惕然增懷良亦自咎期於止殺不可措刑寛其斧鑕之誅降從盤水之禮宜賜自盡雖恩不

掩義道在無私而禮有緣情誠亦多愧王者之法敢忘至公凡百卿士宜知朕意初岵專殺有司以岵當流罪帝務息人慮三軍不安乃按軍令
癸巳詔曰蓋議讞之道期于無刑有明罰以校其犯者有立訓以導其迷者有捨過以舉其才者有諭旨以愧其心者在於聽理必參而用之朝奉郎守京兆府奉先縣令賜緋魚袋張增忝為奉法之吏不具獄論而自專威命雖義形嫉惡而情近深文鄜坊都防禦使衙前將

右驍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叔孫勝不率戒訓自抵彝章恣其舊猛以至凌犯豈非惠姦縱暴者歟凡人之情各於其黨皆不能屈心引義同合至公過用此生刑用此作詢于卿士咸引正議朕以增之宰邑頗有政能惠于疲人可謂良吏勝亦久服戎事備經戰守艱虞已來累有勲績並寛以常憲惜其所長俾從罷黜用佇來效宜各解見任其叔孫勝仍付抱玉軍前驅使初勝之屬怒率麾下數十人突入公府增遭毆辱

僅而獲全帝聞而怒之發御史訊鞫咸得其狀故有是
命也
六年上封人李少良告宰臣元載陰事復又漏言於常
頌等帝大怒乃勑曰李少良常頌等兇險悖戾反常逆
理恣其讒說將搆禍階離間君臣矯誣中外醜圖姦狀
按驗皆明殿中侍御史陸珽幸忝清憲之職仍叅儒館
之侍交結非類包藏不測豈有周行之列容此一凶跡
既同惡法當均罪并宜付京兆府各決重杖一頓朕每

以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必先觀行然後察言豈茲譖譖
能廻聽斷夫招賢納諫君之體也獻直盡規臣之節也
朕仄席思理佇聞政道豈謂姦邪凶慝忝我彛倫須別
是非用分涇渭再加詳鞫能正刑典凡百在位宜悉朕
懷時元載專政用事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縱橫貨賄公
行士庶咸嫉之少良忿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帝聞之
留少良於禁中客省少良友人韋頌因至禁門訪少良
少良漏其言頌不慎密遂為載備知其旨班國子司業

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踈故俱及於難自是載之惡始彰

十二年五月元載黨卓英倩李待榮李季連並付京兆府集衆杖殺

十月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覆時渭南縣令劉藻曲附度支且善干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户部分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協藻帝覽奏以為水旱咸均

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復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大怒藻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藻及趙計並伏罪乃罷藻為萬州南浦縣員外尉計為澧州員外司户參軍

十三年三月隴右節度判官御史裴昕及昭義軍節度使李承昭之子潤之並專殺伏罪勑曰自古制刑殺人者死法不可緩斷之則行裴昕頃在軍幕遂知留務内

懷私忿敢蓄凶謀曽無罪名專殺良將憲司鞫問款占明白㝯逦京師擅行威戮宜付京兆府集衆決殺又李潤之賊殺無辜汙染屬籍與衆同棄何必𠣾人朕於勲臣子孫皆欲優異但殺人之罪法不可寛國有舊條是用恭守及玆即戮愍惻良深亦宜付京兆府集衆決殺昕左僕射晃之從兄弟也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引為判官有吏幹抱玉卒掌留務於盩厔行營以法操下有兵馬大将張肅耻為所屬頗慢易之昕方以嚴毅取名異

其趨拜會是激怒因杖殺之三軍惕駭軍吏馳驛以聞

帝異之下有司訊問斯詞無所屈承罪而已潤之兇悖

之徒也父承詔掌方面家産優厚肆其狂悖因姦通使

酒殺人事泄金吾擒之以聞

册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一百五十四三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明罰第二

唐德宗大歴十四年即位五月丙申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既行皆賜死

貞元四年四月貶前福建觀察使吳詵為涪州刺史初

誂為叛兵所逐奔至建州遣乞師於江西浙東將議進討帝責其失於撫馭故貶之自永泰大歷已来侯希逸李忠臣皆為叛卒所逐張伯儀敗於安州李勉陷失汴州朝廷既無貶責更加寵任及是方黜誂官議者以為刑典行焉

八月辛亥以前黔中觀察使李模為雅王傅以其未奉命擅離所部赴京師示薄懲也

八年六月詔曰前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藝升於省闥其少也為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行孝不匱匿名迹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

其誠之至必感此閔子騫王休徵所以著名於前古也
而公異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凊之勤竟至存亡
之隔為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歸田廬俾自循省
十一年五月以左神策軍健兒朱華枉法受贓並强奪
人妻宜付本軍准法子明枯杖八十配流嶺南朱華者
以按摩得幸於左神策監軍竇文場軍中補署皆出於
華又强奪人妻置之於外無何為人告之按驗皆首服
又得贓數萬貫其諸道節度觀察使賂遺累百鉅萬本

軍隱匿不敢悉奏比伏法軍中皆喜悅

十二年七月詔曰干紀挾邪罪在無赦立忠効節賞不踰時善惡之理既明懲勸之義攸著李萬榮男廼包藏姦險違背君親悖慢朝章扇動軍旅縱其豺狼之性徇其梟獍之心迫脅使臣妄有希覬猒蠱其父謀害其兄名教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同棄而又恣為不道虐及無辜伊婁說張伾劉叔向並是忠良横遭殺戮萬榮臥病不能制止永言及此深用軫懷李廼稔惡貫盈宜正刑

典仍勑陰陽人張玄素以與李廼同惡付京兆府集衆決殺萬榮鎮邊州疾甚署廼爲都知兵馬使專軍政拒朝命後爲軍中所逐故有是命

十五年十一月中書令史段秀琳決痛杖一頓處死以選人踰濫故也帝自閲吏部子案方定罪加刑

十六年七月杖死紅崖冶丁匠李藏芬等三十一人以專殺長吏故也是月李倚詐稱彭城郡王并其黨七人並杖死

郭鋼為豐州刺史其父晞恐不任職請罷之德宗令中使召還鋼懼奔吐蕃疑之不納置於河筏沿流以歸召至京賜自盡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即位改元永貞元年制曰銀青光禄大夫守散騎常侍翰林學士上柱國富陽縣開國男王伾將仕郎前守尚書户部侍郎充度支及諸道鹽鐵運等副使賜紫金魚袋王叔文等夙以薄伎並參近署偕緣際會遂洽恩榮驟居左掖之秩超贊中邦之

賦曾不自厲以效其誠而乃漏泄密令張皇威福畜姦冒進黷貨彰聞跡其敗類載深驚歎夫去邪屛枉為國之要懲惡勸善制政之先恭聞上皇之旨俾遠不仁之害宜從貶削猶示優容伾可開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叔文可守渝州司户叅軍員外置同正員並馳驛發遣十一月詔貶撫州刺史韓泰為虔州司馬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邵州刺史柳宗元為永州司馬連州刺史劉禹錫為朗州司馬池州刺史韓曄為饒州司馬和

州刺史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柳州司馬泰等皆以善於王叔文前自郎官出為刺史時議猶為貸法故再貶焉

憲宗元和元年六月庚戌詔曰李承光身無職位假託交遊妄説異端指斥中外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其家口委京兆府收捕承光通於中貴人因卜射於人曰某為某官吾為求得之某為某官繇我而黜之朝士與交通者非一事彰故伏法

四年二月丁未國子監學生百餘人入監丞郭琥家恣其詬辱破什器既而遁逸擒獲九人決配流天德軍主簿啖元茂罰一月俸料

四月貶沈達為泉州叅軍徐肇為建州叅軍二人為率府掾各請演州愛州婚假御史臺奏皆萬里之外量其叙溯猶有假稱請重懲慢易五月長安縣令鄭易以擅於永平坊開渠貶汴州刺史京兆尹楊憑以不聞奏罰一月俸料左廵使殿中御史李建不覺察罰兩月俸料

九月堂後主書宣州司馬滑渙貶為雷州司户渙久為主書通於内樞密劉光琦宰相杜祐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談者至謂祐等私呼為滑八宰相每議為光琦所異同者使渙通意未嘗不得所欲四方通貨無虛日其弟泳官至刺史及鄭餘慶為相渙每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吏人而參於政事叱之後數日餘慶罷為太子賓客及罪發帝命宰臣閤中書四門搜檢盡得奸狀籍没家産凡數千萬中外書問綢密不可勝紀

五年三月户部尚書李元素免官以出妻無狀故也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諸孫性弱柔元素為郎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去妻王氏禮義殊乖願從離絶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問不曾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脅以王命當日遣歸給

送之間又至單薄豈惟王氏受辱實亦朝情盡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消五千貫

十一月庚子黜金吾衛大將軍伊慎為右衛將軍初慎以錢三千萬賂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從直求為河中節度從直恐事泄奏之帝怒入其贓一千五百萬仍黜其官交通密近坐死者三人

六年正月癸丑禮部奏國子監學生郭東野怒決棘籬

折明經墨義榜毀裂詔杖東野五十配流韶州

八月甲子勑賀州知場官李榆持劍殺妻雖是宗姓無可議之刑委觀察使決重杖一頓處死

十二月勑萬年縣令杜羔長安縣令許季同並宜停見任京兆尹元義方宜罰一季俸祿初義方以兩縣納稅踰程繫縣吏二令交救抗詞辯列督責不為之釋而獻酬之言厲於是二令見執政請移授散員因俱辭以府政細刻力不能奉故兩責焉

甲申勑立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式所著似有闕文而臺閣相承久為定制盧坦元義方如有所見即合
上聞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勾簡之任發付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元禮等或以禮許人或守官假器比於申請其過尤深各罰一季俸料緣兵興以來勲

賞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令所司准舊制侍官階勳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令永為常式近例立戟者亦有銀青階而義方獨據令上柱國官三品者十二戟無以階叙戟之文牒省司不能詰准式立戟之後轉為四品官者自非貶授兼削勳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帶護軍又請立戟已列於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尤無據臺司將劾而未舉吏部尚書鄭餘慶該練舊章至自東都揚言於朝以為大不可臺司因移牒詰禮部狀稱令文內只言勳官並不言階而自貞元已來立戟一十八家並無銀青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皆坐罰而申明之續放免陛罰崔備元禮俸料甲申勑盧坦等所罰錢宜令都省收貯充省中脩補已後別勑量罰並無都省貯納每至歲終

奏數其餘贓罰依前御史臺收管

閏十二月戊申貶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硤州司倉參軍涉微有詞藝而性狂險宰臣惡其爲人久不得用涉嘗窺隙求進屬初殺劉希先黜吐突承璀二人皆以久居權任莫敢竊議帝斷而不疑時稱聖明涉承釁謀結中要將投匭奏疏稱二人既崇寵之任以腹心不當疏斥而加刑戮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而不受涉遂進於光順門故爲戣所論奏而貶焉

七年六月戊戌杖僧文溆一百勒返俗配流天德軍文

淑面佞口給每開筵講經專爲詼談諧笑庸人觀者奔走如不及相與效其聲調周於閭陌至是奸穢大發故及焉

八年二月御史臺奏前永樂令吳憑爲僧鑒虛受託與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賄錢四萬五千貫並付杜黄裳男載鞫訊引伏勑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官途自宜畏法慎身豈得爲人掌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愆宜配流韶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兹賄財不

能拒絶已令勘問悉合徵收責全終始之恩俾弘寛大之典其所用錢物特宜矜免杜載并釋放僧鑒虛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其財産奴婢官收鑒虛在貞元中以講説丐歛用貨利交貴權因得交結主恩隂挾用事每受賂方鎮以厚自奉養晝服布褐夕御纖麗畧無僧行至是發覺贓錢六十餘萬焉黄裳為近代名相然其家擁冨貲於廉隅無所顧君子惜之

七月丁丑桂州觀察使房啓降授太僕少卿緜前慢命

故也
九月戊午重陽節賜宰臣以下宴於曲江辛酉罰國子司業韋纁等一十四人各一月俸以其不赴曲江之宴也是月中官李建章坐受桂州觀察房啓之賄杖一百處死癸亥貶太僕少卿房啓為虔州長史啓先賄建章口十五人既怨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既殺建章并黜啓
九年正月已未詔曰光禄大夫行太子詹事路恕正議

大夫泗州刺史田景度僥求非類意望賄成迹既涉於邪佞罪難逃於典憲恕可吉州刺史景度可虔州刺史右武衛將軍薛昌朝惑於誑誘通是貨財可丹王府長史右衛將軍趙良金莫能修簡妄有交通可撫州刺史四月癸未詔曰信州刺史李位心希祕術跡狎匪人謂捕景之可求乃先風之是黜名教之內本無異端典刑之中豈容僻好可守建州司馬初上密遣中使往洪州訊事朝野莫知其故及觀察使裴堪奏到方知信州小

將韋岳告州刺史李位大逆及追至命三司使推所告不實量貶位而韋岳杖死位好黄老及鍊餌金丹遣山人王仁恭為之兼脩道教齋籙岳有求不遂怨憾遂誣告位於當道監軍使稱與術士同謀非望三司按得情實故有是命是日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飲酒食肉於坊市詔各决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

六月庚辰勑京兆府奏推勘進狀人麻南史與弟軫稱

同州韓城縣黄河西岸龍門山尋獲銅銀鑛及朱砂等銷鍊得成令中使領到山中尋問皆妄麻南史宜決六十配流梧州麻軫論罪非首據年當贖尚能同惡亦合小懲宜決四十放

庚子勑河南尹職在摘發奸盗隱伏無遺令河南府刼殺崔應家賊彰暴若斯收擒不獲致使漏網得非慢官其河南尹及本縣令捕賊官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捕賊官至較考日仍書下考其留守下本巡所繇宜委權德

與節級科罰

十年五月辛未朔詔曰河南少尹潘髙陽頃以母老兄患懇求寧覲覽其章奏用遂私情而乃自求宴安致玆淹緩理裝踰月即路涉旬既乖人情頗致物議憲司舉劾宜有薄懲可均王府長史

十一月戊寅盗焚獻陵寢宫永巷陵臺令武金益以無備罰一月俸官吏節級科罰

十一年正月甲申盗斷建陵門戟四十七竿執戟官及

臺令宗正卿等削罰有差其戟令所司造供

七月戊子朔勑前同州澄城縣丞王澄挾恨告人出言狂妄准律誣人之罪合以本罪加之宜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内弓箭庫使王國文及弟國良國成各杖一百配諸陵仍並為白身初澄告國文等欲為亂遺其書於中書省門外宰臣裴度得之密以聞上命中官陳漸李藏用雜鞫考掠無所驗故論澄死又怒國文等交通狂妄杖而黜之

十一月元陵火詔罰臺令李祐一月俸
十二年三月甲申勑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所收管内諸
州錢物等既有勑文所宜遵守縱緣軍用亦合奏陳宜
罰一月俸料崔鄯所令勘覆頗未詳盡以兹奉職可謂
慢官宜罰一季俸
是月重貶江陵府兵曹參軍韋楚材為澧州司法參軍
制曰頃因按事兼舉憲章閲實繩違有乖詳審既溥其
責仍掾大藩載令研究其端頗見異同之狀況誠逺祇

命淹駐近郊苟於造次之間靡懐敬慎之義既玆速戾豈謂周訪更移遠藩俾自懲省初楚材為監察御史請按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擅用貯備凶荒羨餘錢米貫石數至八萬詔發御史崔鄯覆之則宗儒以行營軍且有詔命分數不同勑趙宗儒取繒絳等州錢物事皆繇有水旱減錢亦為明據遂放罰俸料以楚材舉不實貶江陵府衆軍令再有是命

十四年五月勑淄青營田副使兼齊州刺史嚴纂頃在賊中頗聞惡迹比於流類自合加刑況昔歲赴官便道潛竄凶狂之狀物議不容投彼遐荒尚謂弘貸除名配流雷州

七月丁丑朔魏博執送淄青凶黨王士元等一十六人並付京兆府杖殺之初盜殺武元衡捕之未獲王承宗之叔父士平上封稱賊出於承宗乃詔悉收承宗將卒得張晏等三十人初付仗内獄鞫不得情詔送京兆府命監察御史陳中師與尹裴武同鞫之獄成皆處斬及田弘正平淄青又奏擒獲殺元衡賊二人既至詔三司使推問以其黨與散亡情實難驗既嘗為師道所指使故皆殺之後究其實乃田弘正知承宗深以戕賊宰

相為耻甞訴於弘正既平師道將入覲欲遂提承宗至闕以為巳功許以翻張晏之獄黜陳中師貶裴武為解又乘破東平因以師道殺元衡蹤跡寘於鄆州之文簿以實其事時崔羣為相參驗前後本末知其不可且以元衡六月三日遇害前二日承宗奏事官武廷秀巳印劵於慈水祠待賊聞知元衡死乃倍道歸報京兆尹裴武知其事奏請追擒廷秀帝慮其或差互則使承宗有詞故不之許張晏獄既具其後廷秀至太原王鍔鞫問

奏陳獄情無差大抵山東謀結連接勢有齒寒之恐約以朝廷征討則或殺宰臣刼東都焚揚州以沮大計若舉事則首尾相應此時鎮鄆各相猗角皆發刺客入關計行則各竊其功競歸求賞其情如此故再擒盗而京師猶惑之

九月斬沂州叛將王弁東市北街

十二月庚申判度支皇甫鎛奏云十二月四日失火准勑推問得庫吏等狀所燒文案並是貞元巳前者其近

年文案見在曹司房並未納庫勅庫子趙興決杖處死餘節級科罰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閏月丁未權罷西宮臨朝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門下侍郎平章事皇甫鎛為崖州司户參軍制曰朕顧眇身初膺大寶思有以上諧天意下悦人心將澄理化之源必分邪正之路言念輔弼方俟忠賢其或挾姦容身歛怨歸國罪已暴於天下法宜行於事初不速去之曷明予志皇甫鎛器本凡近性

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朝倫而素乖分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剥下為徇公旣鼓衆怒以矯迹為孤立用塞人言洎塵台司益竊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虛誣遠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廣稱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姦人罪在難赦合加竄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寛典凡百在位宜悉朕懷先是鎛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裴度有平齊蔡及招來鎮冀之功

鏄嫉之與姦人合力擠度於太原崔羣有公望為縉紳所重鏄恐之因議加尊號奏云崔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憲宗怒竟黜羣於湖南又與李道古叶為姦謀薦引方士柳泌等内將軍吐哭承璀恩寵莫二鏄復通書往來帝在東宫備聞其狀至是不俟聽政而逐之士君子相賀於朝六軍百姓相賀於市四方之怨聲始息壬子詔曰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李道古幸以宗枝早參名級出分專面入踐通班誠宜祗慎周行恪居官次

而乃利於茍進忘彼慎身持左道以事君將行險以僥倖因緣藥術薦達妄庸上惑先朝俯招物議跡其事狀合正刑章朕以臨御之初務在寬大特緩投荒之典俾從佐郡之名無謂優容而忽弘貸可守循州司馬又詔曰山人柳泌輙懷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更波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既延禍釁俱是奸邪邦國固有常刑人臣所宜共棄宜並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翰林醫官董弘景程準山人李元戢田佐元並流

嶺表

八月甲申御史臺奏推勘景陵土石工作專知官京兆府戶曹參軍韋正牧減刻工匠價錢厨料充私用計贓八千七百餘貫又於陵所私造石器等詔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景陵皇堂石作專知官奉先縣令于翬虛豎物價及破米麵共贓錢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貫石數內八千餘貫石入已餘充賂遺并官典破用詔付京兆府決重杖處死

長慶二年三月景公寺僧歡以妖言惑衆下仗內鞫之多引

中人無驗竟杖殺之其坐死者數人

八月汴州平丁亥逆賊李介梟首及其男四人至京師

分命攝太尉三人告社稷太廟太清宮詔曰汴州逆賊

李介竊據城池坐邀符節率其兇黨敢拒王師今既梟

首於闕下宜令所司准式其男道源道樞道倫道安等

叛逆之子固不可原理須正刑宜集衆處斬以左右神

策兵各三百人防押即日行刑於京城之西市

四年八月勑薛渾李元本乖於簡慎陷在典常貸以微

生斯為屈法薛渾杖八十流崖州李元本杖六十流象州薛樞導誘薛渾等事情難恕理須懲戒以警無良杖四十流辰州渾士族元本故鳳翔節度使李惟簡之子皆白晳少年渾為進士元本為京兆府參軍時屬襄陽公主數遊市井駙馬張克禮不能止之樞居近主第渾因之與元本俱得幸於主主尤厚於渾每出輒訪渾居謁渾母行婦姑之禮有吏誰何者皆重賄以免焉克禮一日不勝其忿遂詣閤陳訴帝怒立召主因於宮中命

仗内鞫渾樞元本欲杖殺之宰臣以渾樞皆衣冠元本祖實臣及父皆經重任救之以免

敬宗寶歴元年六月郢州長壽縣尉馬洪沼告刺史馮定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禄粟糶貸收錢入已等事詔監察御史李顧行推鞫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使臣推問無入已贓私所告罰錢皆公用然長吏之體有渉非議刑賞或乖宴遊不節緣經恩赦難更科書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

閏七月同州韓城縣百姓王文秀等於本縣左神策軍渚田内放牧馬羣牧小將劉興裔擅鞭扑攝令李元珪遣縣吏率徒擒興裔送州刺史蕭俛方結其狀而軍司上聞命監察御史崔璜就按得實勑劉興裔付本軍科決停職李元珪罷攝仍罰直四十自神策兵分鎮畿縣及近甸諸州若羣牧採造之名其類不一干法亂政為蠹頗甚及罪興裔而猾黨為䘏

九月丁丑衛尉卿劉遵古役人安再榮告前袁王府長

史武昭謀害右僕射平章事李逢吉庚辰詔侍御史温造刑部郎中李行脩大理正元從質充三司按武昭獄十一月甲子三司上言准勑推勘安再榮所告張少騰等三人擬潛害宰臣李逢吉事關連人並按問得實勑前袁王府長史武昭及茅彙役人張少騰宜付京兆府各决痛杖一頓處死前水部郎中李仍叔可道州司馬侍服闋赴任河陽節度掌書記李仲言流象州左金吾衛兵曹叅軍茅彙流崖州太學博士李涉流康州大理

卿劉人古役人安再滎山人劉審等二人續議優奬昭本陳留人性險誕元和中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及度督軍因得署軍職至郾城又遣昭使蔡冦懼之以兵而昭神色不變益奇之後至太原奏為石州刺史無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散欝悒日與李涉茅彙在長安中以義俠相許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叶而此輩皆乘隙售已與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志易以皷怒亦誑昭云程欲與昭官為逢吉所阻昭果恨

怨與劉審及張少騰潛說謀害逢吉之計後審乃以昭之言告於張權輿權輿遂告逢吉逢吉召審恐其狀因令茅彙致昭到所居與之深相結納而疑怨之意並息居數月少騰漏語於再榮再榮遂以狀密告因成其獄仲言於逢吉為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逢吉以傾程乃陰誡茅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所不為也初逢吉之遇茅彙甚厚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曰自求僕字足下曰利見文字

往復畧無虛日其間叅謀議之容受金帛之賜不宜示於衆者近十餘幅異哉逢吉與程俱在相位而日與闒茸㣲類如此欵密獄既明具詞皆牽連天下之人無不指笑

二年四月戊午出左拾遺張權輿為河中府虞鄉縣令坐前侵毀裴度故也庚申京兆尹劉栖楚奏准御史臺勘光陵造作東渭橋虛竪物價及將前市絹擡估給用併役工不還價直又率斂工匠錢物充官典等諸色破

用都計贓二萬一千七十九貫石本典鄭位本判官前司錄叅軍令任水部員外郎鄭復橋道使前令尹令任户部侍郎崔元略勑鄭位所犯罪固難容宜付京兆尹准條科決崔元略不能簡下有涉慢官宜罰一季俸料鄭復專判文案致令隱欺宜罰五箇月俸料

九月出右拾遺程昔範為陝州安邑縣令以其附會李逢吉與張權輿妄論裴度也

文宗以寶歷二年十二月自江王入討内難甲申詔殿

前兵馬使王士遷李忠亮張士岌各杖一百流天德軍飛龍排馬官樊惟良閻文頵各杖一百流靈州道士趙歸真流儋州僧惟真流羅州僧齊賢流雷州僧正簡流辨州待詔辛自政杖一百流永州飛龍小兒五人各杖一百流康羅等州高品杜金立許士邕各杖一百流儋州品官邵士忠李務真閻敬宗李叔各杖一百流瓊珠崖等州左右軍仗毬軍將于登王曰榮等六人並於本軍杖殺之又勑道士紀處玄楊冲虛伎術人李元戢王

信並配流嶺南供奉官孫從彦王從素並杖六十配陵

前宣徽使馮志恩勒隨靈駕赴河内劉克明男行信孔

目官陳簡梨園白身李進朝各决杖二十處死以盜玉

帶銀器故也

是月又詔曰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寛閻惟

直及因克賊姦計遂與同謀人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瑞

等汚瀦無赦梟首無論已處斬訖家並籍没妖妄僧惟

真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挾姦

矯誣干禁並從流竄以靖京師其情非奸謀迹涉詿誤者自今以後一切不問凶徒既殄寰宇佇康載舉令猷用弘庶績

太和元年三月勑前鄉貢進士熊望孔門高懸百行繇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爾乃因緣薄伎偷冀褻幸營居中之冗職擾惑朝經鼓倡下之囂聲因依邪隙及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月至四考覆謬妄乃非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羣

正俾從按裔之典用正鄉方之流可守漳州司户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即所在馳驛發遣望性憸險有口辯往往得游公卿間率以大言詭意指抉時政旣由此而得進士第益務干進劉栖楚時以不次居上列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塡雜不息望出入栖楚家雖密戚無異陰語潛晝人無知者先帝遊宴之餘亦時以工晝綴詩留意每將召翰林學士礙於禮敬乃議别置東頭學士以備曲讌命採諸卑官才堪任學士者栖楚輩即以

望名字求宰臣奏署事未及行至是雖加貶逐議者皆以為幸栖楚任京兆府尹附權怙寵旦夕俟大用因詣中書請屬吏詞氣强厲忤宰相韋處厚不堪其傲既而面折棲楚遂陳牒請告歸第帝聞之立出栖楚為桂管都防禦觀察使

二年十二月壬子朔御史中丞温造奏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初聞宮中遺火緣妖賊並禁在臺恐有奸謀遂追集人吏設備隄防然後奔走入朝到稍在後兩巡使崔

宜姚合其日臺中忽聞有火遂追集所領赴朝堂到稍在後臣等職列紀律之次庶寮動皆取則若不重罰難厲衆情自罰三十直宜合請各罰二十直宰相等奏禁中失火火焰所及迫近正衙宰相已下皆在火所御史中丞合率僚屬先至闕下其日兩巡使直至申時火滅始到中丞陽宿追朝隨例方至物情不可議論喧然其所議罰纔比臺錯失脫已上聞又不待罪有乖敬慎恐須別議責罰奉勑事出非常臺有妖賊官曹備警亦謂

慮周即合待罪朝堂候處分量罰自許事涉乖議温造姚合崔宜等各罰一月俸所請罰錢宜並放

三年三月勑三司准勘吏部踰濫官事其間要切節目皆如臺案李寶過狀稱楊虞卿奴受錢三百千勘是前年虞卿察知自送府縣奴已决責錢亦納官又稱送錢并買婢等事悉無証據但虞卿兩年專判曹務偽濫六十餘人連甲圖空近日無例遂令祿位俳於胥徒雖能續自舉明終失從前鈐轄况勘官知偽久不公論隱關報

銓每將私用公私且乖於較下事理固難於守官宜停見任餘准前勑處分

四年三月御史臺奏據京兆府狀稱於馮叔達邊卜射武昭錢五十貫文准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節目合得洗雪又前門下主事田伾犯罪亡命經恩不首縱寛本坐合准赦條宜配流韶州

五年五月御史中丞宇文鼎奏當司前後推覆偽造出身文書賣官并造偽印行用等因張璹劉嘗建胡伯忠

犯罪並在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赦前准刑部大理寺詳斷悉處極刑准斷獄律赦前斷罪不當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宜依輕法者臣以前件囚等並抵極法悉經殊恩或自赦文全生或因起請減等伏縁俱引霈澤累陳訴詞若非得中恐未服罪昨者一與一奪事關起請既生又死稍覺二三如臣所見伏請赦書以前所犯者特許減論赦書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庶使後無僥倖令絶披陳勅張璹胡伯忠劉嘗建

等宜准元勑處分

六年五月丙辰貶左衛勲二府中郎將左街副使田璹瀘州縣尉以葬妻轜車僭侈宰相因遇驚異之即貶時豪富奢僭下尤不制及舉是典人皆悅之

開成元年二月鄜坊節度使蕭洪奏亡妻張氏後娶王氏請賜邑號勑方鎮班行散官大夫已上者自於有司陳狀請妻封邑本司磨勘然後上陳如妻已亡又無此例蕭洪黷於常典輙自奏章宜罰一月俸

二年六月荆南觀察使韋當奏教坊樂人八人到本道求乞詔令錮身送入城委本司各杖四十

三年二月甲午詔京兆府捕捉正月五日賊徒經月未獲官吏慢易須有科懲京兆尹崔洪宜罰一季俸兩縣捕賊官烏行矩韋文卿並停見任餘准正月二十四日勑處分

六月詔曰鄭州中牟縣私置壇場度僧一百六十人并仰勒歸俗色役其刺史李款罰一季俸料攝縣令前管

城縣令秦叔良停攝官仍殿本官兩選

四年七月貶襄王傅徐元弼為杭州刺史大理少卿李

衢為光王府長史懲贓罪也

十一月鄭滑節度使裴弘泰奏慶成節日故當州囚徒

以資聖壽詔曰弘泰以慶成令節擅放繫囚雖云竭誠

且為干禁恐開後例須示薄懲宜罰一季俸料

武宗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勑曰古者陳甲兵以正其

刑伐鐘鼔以聲其罪爰用重典以清亂邦郭誼狐鼠之

妖依丘穴以自固斗羊之力得水草以愈兇久縱叛臣首負逆氣劉公直安全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罔懷革面及邢洺歸欵陳許進軍賣孽童以求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期於撫納要君以蓋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赦其劉公直王協安全慶李道總李佐堯並處斬其家屬從別勑處分張容陳揚廷等皆兇惡無行狡詐多端頃在京師人皆嫌惡自知險薄無所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頗肆隂謀或妄設妖言成其

逆志或偽草章表飾以悖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
日月自朕君臨萬寓姑務含弘而怙亂益堅包藏未息
誘受亡命招納逆徒志猶恃以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
又敢為狂計恥此凶人汚我忠義之軍叶其豺豕之黨
人之所棄神得而誅劉稹弟曹九湝郎君郎娣四孃堂
兄漢卿周堂弟曾卿堯張谷并男涯涯男觧愁陳揚廷
並弟宣力男醜奴張溢並男歡郎三寶門客甄戈伎術
人郭諗將讜逆賊李訓兄仲京王涯姪孫與韓約男茂

章茂實王璠男涯並處斬夫為善者天報以福為禍者天報以殃令沴氣既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息患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宣宗會昌六年即位五月詔誅道士劉玄靖及山人等十二人時帝以玄靖等自會昌中以左道出入禁中惑武宗以留年之術故也

大中五年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詔罰京兆尹韋博兩月俸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陵令吳閱岳州司馬

奉先令裴讓隋州司馬

九年三月吏部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為御史臺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枝出為處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

十一年四月以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郢為濮王傅分司東都以決殺府吏也

十月以入迴鶻册禮使衛尉少卿王端章貶賀州司馬

副使國子禮記博士李潯為郴州司馬判官河南府士曹參軍李寂為永州司馬端章等出塞為黑車子阻路而迴也

懿宗咸通十年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倖等一百三十人狀訴刺史崔雍稱賊龐勛初刼烏江縣雍令步奏官二人探知雍猶不信二人並被枷扭牘差人探見賊已去州十里賊尋逼州城崔雍與賊頭吳烏約於皷角樓上飲酒許與賊州又認軍事判官李譙為親弟表狀驅

使官張立爲男只乞二人并身其餘將士一任處置便令押牙李嗣等各脫下衣甲防虞官健束手被斬者八百餘人行官石璦脫衣甲稍遲便被崔雍遣賊處斬其崔雍所有料錢并家口累差人押送往采石今在潤州豈有將一千人兵士之命贖拔已之一身不唯孤其神明實亦生負聖主兼科配軍州官吏修葺城池妄稱出料錢修城者勑曰臣子之節無如盡忠士人之風宜當遠恥崔雍任居牧守賊犯州城禦扞曽不發言從容

乃與命酒況石瓊未脫衣甲志在當鋒不能奬其赤誠
翻令擒送賊所原其深意與賊通和臣節全虧情狀可
見從行朝典宜更推窮其崔雍家口並在宣州宜令宣
歙觀察使追崔雍收禁速勘逐具事由申奏尋勑曰當
崔雍守郡之日是龐勛肆逆之初屬狂冦奔衝望風和
好置酒以邀賊將啓關而納兇徒城内不許持兵皆令
解甲致使三軍百姓拔血相視連頭受誅初聞奏陳深
駭觀聽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慆孤壘獲全尋加

殊獎既褒忠節難赦罪人玉石因分懲勸斯在將垂戒於四海尚何愛於一夫其崔雍宜差内養孟公度專往宣州賜自盡公度至雍死於陵陽館其男黨兒歸僧配流康州錮身遞送司勲郎中崔原貶柳州司户比部員外崔福韶州司户長安縣令崔朗澧州司户左拾遺崔庾連州司户荆南觀察度支使崔序衡州司户皆雍之親黨也

十三年五月以左羽林軍張直方貶康州司馬同正以

部下為盜也

册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三